

釋性梵著述

高雄文殊

講堂印行

大乘妙法蓮華經講義

(4-1)

釋慧津敬題



大衆妙法蓮華經講義

信解品第四
(一)

P487-P517

講師 湛然

信解品第四

第一章：略解品目及大意——除疑為信，破執為解。信已作佛，解佛所說。信以信從為義，解須如實了解，必先有信方能有解，必真了解方名真信。

應作四句料簡：信而不解，鈍根正見人也。解而不信，利根邪見人也。亦信亦解，利根正見人也。不信不解，鈍根邪見人也。初心凡夫信而未解，一闡提輩不信不解。今雙簡除此二種人，單指正見聲聞人，於教於理，有信有解，故名信解品。

故知：五千退席，是不信不解，人天會衆，是信而不解，皆不足以當信解之稱。唯有如須菩提等中根聲聞，已聞佛說譬喻，信發解生，疑

去理明，乃自陳窮子之喻，領上法說譬說之旨，堪稱信解。

本品大意：上根舍利弗，一聞佛說即信受了解，但未立信解品，以舍利弗陳述解悟之文不多故。而須菩提等四人，領解而述之窮子喻，文辭特長，故專立信解一品。

此品實可名為窮子喻品，特以此喻是因信解後才能說，信解之心為本，說喻言辭為末，故以信解立品名。

須菩提等，過去或解三而不信一，或信三而不解一；今聞法說譬說，乃解一而亦信三，解三而亦信一。入大乘見道，故名為信。

起大乘修道，故名為解。由信故回小向大，由解故自知必當成佛。了解權實，信歸一乘；聞圓教，入圓位，圓融四悉檀益，一時俱得，故名信解品。

約本迹說：四大弟子久入大乘，成就佛法，迹引中根，示初信解，故名信解品。

約觀心說：了達心外無法名信。於現前介爾一念心中，見一切法緣起性空，名解。如是觀心，由名字信解乃至究竟信解，總在一心，離心無佛，亦無信解。

蓋教不徒施，機無虛受，機教相合，能修能成。如來既有譬喻之談，中根即有信解之益，信解在心，非言莫表，

由是自陳窮子之喻，引發羣機，同得領解法說譬說之旨，是為信解品所由說也。

爾時，慧命須菩提，摩訶迦梅延，摩訶迦葉，摩訶目犍連，從佛所聞未曾有法，世尊授舍利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，發希有心，歡喜踴躍。即從座起，整衣服，偏袒右肩，右膝著地，一心合掌，曲躬恭敬，瞻仰尊顏，而白佛言：

這一段文，是結集經的人所敘四人領解喜敬，先敘心喜，再敘敬儀。爾時，即佛說火宅喻完畢之時。

慧命者，世人皆愛身恆之壽，聖者並寶智慧之命，兼而有之，故亦稱具壽。

須菩提。此云：善現，又云：善吉。解空第一，空慧為命。

佛於般若教中，命其轉教，慧人所命，故曰慧命。其餘三人，以姓為稱，以大顯勝，皆如無量壽經講義中釋。

「發希有心」，心領解也。「即從座起」。身領解也。

「而白佛言」，口領解也。

「從佛所聞未曾有法」，即指所聞佛說方便譬喻二品，以自己例舍利

弗，成佛有分，所以歡喜踴躍。

表法者：即從座起，表捨小乘偏空之證。

整衣服，表聲聞智斷即菩薩法忍莊嚴。偏袒右肩，表開權。

右膝著地，地表一實，知權即實也。

一心合掌，表權實不二，萬行一心也。

曲躬恭敬，瞻仰尊顏，表以我昔修之權，趣佛今說之實也。

而白佛言，表始覺合本覺，領解無差，陳述所以也。

我等居僧之首，年並朽邁，自謂已得涅槃，無所堪任，不復進求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

此以下，是須菩提等述領解，先略說昔迷，不求大法，其因有

四：

一、居僧之首，德高望重，執小不敢改途，是故不求大。

二、年老臘高，老朽衰邁，無力擔荷如來家業，是故不求大。

三、自謂已得涅槃，苦盡心安，已入無為正位，不復發大心度生，是故不求大。

四、無所堪任，有如陸地不生蓮華，性劣情疏，無勝進心，是故不求大。次廣釋昔迷，不求大法之所以。

世尊往昔說法既久，我時在座，身體疲懈，但念空、無相、無作，於菩薩法，遊戲神通，淨佛國土，成就眾生，心不喜樂。所以者何？世尊令我等出於三界，得涅槃證，又今我等年已朽邁，於佛教化菩薩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不生一念好樂之心。

「世尊往昔說法既久」者，是指佛說方等教八年，說般若教廿二年，共有卅年，故曰既久。

我等二乘人，都在座聞大乘法，雖聞而無希求修證之心，故曰「身體疲懈」。

「但念空、無相、無作」，即觀念三三昧，亦名三解脫門。此指二乘人緣四諦十六行相，而得之三昧。

空攝苦諦下空、無我二行觀。無相攝滅諦下滅、盡、妙、離四行觀。無作攝其餘十行觀。菩薩所修三三昧，則與二乘不同。

「於菩薩法」，謂卅七菩提分法，略為七科：

一、四念處——謂身、受、心、法，以慧為體，故皆稱觀。

二、四正斷——謂律儀斷，即未生惡不令生起。斷斷，即已生惡必令斷滅。防護斷，即已生善要令繼續。修習斷，即未生善務令生起。

以精進為體，精進起用能修四斷故。

三、四神足——謂欲、勤、心、觀，以定為體，依此四法而修定故。
四、五根——謂信、進、念、定、慧，依此五法能生出世善功德，故名為根。五、五力——體即五根，難屈服故，別立力名。

六、七覺支——謂擇法、精進、喜、輕安、念、定、捨，依此七法而修止觀，令得定慧均等。

七、八聖道支——謂正見、正思惟、正語、正業、正命、正念、正定、正精進，已在序品中解析。

此卅七道品，及六度四攝，菩薩所修與聲聞不同，故聲聞人心不喜樂。

「遊戲神通」者，華嚴經說：「菩薩有十法名遊戲神通。一、現捨天壽。二、現在人間受生。三、現為童子種種戲笑。四、現作出家。五、現修苦行。六、現向菩提樹。七、現降魔。八、現成正覺。九、現轉法輪。十、現入涅槃。」此即以八相成道為遊戲神通也。

「淨佛國土」者，維摩詰經說有八事：

- 一、思於有情作諸善事，不希善報。
- 二、思代彼受苦，我之善根悉迴施與。
- 三、於諸有情，其心平等，無有罣碍。
- 四、思於有情，摧伏自己憍慢，敬愛如佛。
- 五、信解增上，於未聞經，無疑無謗。
- 六、於他利養無嫉妒心，於己利養不生憍慢。
- 七、調伏自心，常省己過，不譏他犯。
- 八、恆無放逸，常勤修善。」

具此八法，心得清淨，心淨故國土淨，心淨故眾生淨，從此命終，生餘淨土，故曰淨佛國土。若修淨土法門，以具足信願念行，心得清淨，更有彌陀本願攝受，必生極樂淨土。

「成就眾生」者，一切菩薩外化利他之行也，如觀音大士，衆生應以何身得度者，即現何身而為說法。

「所以者何」？此須菩提等自己解釋所以。正因為我等二乘人，依世尊所說四諦教法，斷集滅苦，得出三界，認為所證涅槃與佛無異，別無堪修作之事了。何況我等四人，今已老朽形衰，對於佛所說大乘法，教化菩薩如何修六度萬行，上求下化的事，非我能為，亦非我所希望，是故不生希求，無一念好樂之心。

我等今於佛前聞授聲聞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，心甚歡喜，得未曾有，不謂於今忽然得聞希有之法，深自慶幸，獲大善利，無量珍寶，不求自得。

「聲聞得授成佛之記」，領悟法說一周，開權顯實之旨也。「心甚歡喜」，領悟譬說一周，信解無疑也。

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翻為無上正等正覺，即是佛果，以智為體。凡夫無智，迷而不覺。外道邪智，非是正覺，二乘偏空智，正覺而不等。菩薩中道智，雖正等，但僅少分而不圓。唯佛一人，超於九法界眾生之上，堪稱無上正等正覺。

「得未曾有」者，若有求而得，則不為希有，今無求而得，出過自心

之所希望，故曰得未曾有。

「不謂於今忽然得聞」，佛四十餘年未說，今日始說，真是忽然得聞。「希有之法」，即是妙法，亦即本經所說，三乘即是一乘，聲聞皆當作佛，真是希有，從來未聞佛說也。

「深自慶幸」，過去認為不可得者，今日能得已得，慶獲善利，幸能領悟，怎不深心自慶自喜呢？

「無量珍寶」，即大乘因果。過去在般若時，領受大法是為轉教菩薩，以為菩薩方可作佛。豈知於今法華會上，全蒙等賜大車，故曰「不求自得」。真是千生難逢，萬劫難遇，荷佛深恩，慶幸何如！

世尊！我等今者，樂說譬喻以明斯義。

此二句，正是陳述領解佛說譬喻，亦以譬喻說明領解之意。

譬若有人，年既幼稚，捨父逃逝，久住他國，
或二十，至五十歲。

此領解諸子先因遊戲，來入此宅之意。父子二字，前後二品皆用，正明佛於弟子有成熟養育之恩，弟子於佛有承當家業之義。

「譬若有人」，即二乘人自譬也。

幼者弱，稚者小。本師最初為大通佛十六王子之一時，即教此輩發大心，但僅發心未有修行，善根微弱，故名「幼稚」。

父譬如來應身，於過去二萬億佛所，教我等無上道，已成父子。佛應身息化之後，我等退大心而習小故，名為「捨父」。背覺合塵，無明自覆名「逃」，流轉生死名「逝」。

輪迴三界五趣，無不周歷名「久住他國」。

或十者，指天趣，二十者，指人趣。五十歲者，指五趣也。

皆言十者，指十善十惡之業種，乃人天五趣業道之因素。

眾生隨業升沉，或做人或生天，無有一定，故曰或二十，或五十歲也。當知：諸佛常念眾生，而眾生不念佛，故曰捨父逃逝。

如念佛圓通章說：「十方如來憐念眾生，如母憶子，若子逃逝，雖憶何為？若眾生心憶佛念佛，現前當來必定見佛」。此正本品所說窮子喻之深意也。

問：佛的應身息化，眾生由是起惑造業，流轉生死，是父離子，非子捨父？

答：眾生無感，故應身息化，究其根源，過在眾生，還成窮子捨父之義。

約觀心釋者，本覺名父，始覺種子名子。

種子力微，名為幼稚。背本覺而起無明不覺，為捨父逃逝。

如起信論所說：「無明不覺生三細，境界為緣長六粗」，由是有衆生生死相續。本覺常住寂光理性，名為本國。不覺流轉三界五陰，名為他國。經歷五趣，名五十歲。

年既長大，加復窮困，馳聘四方，以求衣食，漸漸遊行，遇向本國。

「年既長大」者，此譬過去所發菩提心，一歷識田，永為道種，大乘善根冥熏，世世曾受佛化，故能重得遇佛良緣，此喻有習種性也。若未發心，則無善根，便無長大之義。

又去大化既久，故曰年既長大。未修福慧，名為「加復窮困」。無七聖財名窮，為五濁八苦所燒名困。

輪迴四生，奔馳聘走於生老病死險道，名為「馳聘四方」。

在生死輪迴中，求覓出苦之道，名「以求衣食」。

由聞思慧心，漸漸生善，名「漸漸遊行」。

幸得人身，幸逢佛世，得聞佛法，不期而會，順昔善根，名「遇向本國」。

又「本國」，即本覺。「漸漸遊行」，即始覺。始覺漸漸增上，趣向於究竟覺，名「遇向本國」，此約大乘說。「本國」即無漏法性地。

「漸漸遊行」即七方便位，趣向見道，名「遇向本國」，此據二乘說也。前云：捨父逃逝，喻背真逐妄。此云：遇向本國，喻返妄歸真。不是真生妄，迷真妄遂起。能知妄無體，息妄便是真。

多年浪子無歸處，一念回光便是家。夢裏明明有六趣，覺後空空無大千。說窮子喻，其意在此也。

其父先來求子不得，中止一城。其家大富，財寶無量，金、銀、琉璃、珊瑚、琥珀、玻璃、珠等，其諸倉庫，悉皆盈溢。多有僮僕，臣佐吏民，象馬車乘，牛羊無數，出入息利，乃徧他國，商估賈客，亦甚眾多。

此中說喻有三：一、求子止城。二、資財甚多。三、二利豐廣。「其父」，指佛。「先來」者，佛念眾生故，出入三界，示生示滅，由來已久也。佛由本垂跡之應化身，雖先來已化導此輩眾生，教發大心；而眾生自退，退流於六道生死，故曰「求子不得」。

「中止一城」者，約理說：喻佛住大乘平等法城，只居菩薩。

佛本欲教子以大乘，故住於大乘一城求之。如前方便品說：「佛自住大乘，定慧力莊嚴，以此度衆生。自證無上道，大乘平等法，若以小乘化，我則墮慳貪，此事為不可。」

約事說：喻佛一期應化，八相成道，名為一城。

「其家大富」，佛報身所居報土，是化佛之家，具足萬德，喻為財寶無量，故名大富。略舉資財甚多有八：(一)金銀等七寶，喻佛七聖財豐足。琥珀，博物志說：松脂入地千年，化為茯苓，茯苓千年，化為琥珀。餘如前解。(二)倉庫盈溢，倉指有為功德，可養慧命。庫指無為功德，可安法身。充於內曰盈，流於外曰溢，喻佛無德不圓也。

(三)財寶無量，喻佛有五度福德為財，般若智慧為寶，導一切法皆入大乘，故為無量。(四)多有僮僕，此喻佛有無量方便波羅蜜。

(五)臣佐吏民，此喻佛之十力為臣，四無畏為佐，十八不共法為吏民。

(六)象馬，喻佛之五通示現。(七)車乘，喻佛三輪施化，說五乘法。

(八) 牛羊無數，喻佛有八萬四千法藏及行藏也。

又佛初成道，說華嚴大乘，聞法者，多有世主天人，此是外凡，喻為僱傭的僮僕。圓十信的菩薩，喻為內凡的吏民。圓三賢菩薩喻為佐，圓十聖菩薩喻為臣，佛即法王也。

「出入息利，乃徧他國，商估賈客，亦甚眾多。」此喻二利豐廣，佛成就自利、利他功德，徧於九法界之眾生國土。自行為入，化他為出。萬行一心為入，一心萬行為出。化他功德曰息，自行功德曰利。商估者，行商，以此地所有估易彼地所無。賈客者，坐賣，待客來買其貨物也。此皆喻佛所化三乘弟子，有本土者，有他方來者，有於此土化眾者，有於他方弘傳者，其數無量，故曰甚多。

時貧窮子，遊諸聚落，經歷國邑，遂到其父所止之城。

貧窮子，即捨父逃逝之子，亦即喻於大通佛世曾受大化，不久退大之二乘人。

在三界六道之中，忽上忽下，忽東忽西，備受諸苦，深起厭患，欲求出離，觀察五蘊聚落，十八界國、十二入邑，求於正助道的衣食，故名遊諸聚落，經歷國邑。

二乘人，三生植福，百劫修因，幸得重遇本師示現八相成道，初說華嚴大教，名遂到父城，佛自住大乘之城故。

父每念子，與子離別五十餘年，而未曾向人說如此事。但自思惟，心懷悔恨，自念老朽，多有財物，金銀珍寶，倉庫盈溢，無有子息，一旦終沒，財物散失，無所委付，是以慙懃，每憶其子。復作是念：我若得子，委付財物，坦然快樂，無復憂慮。

佛念眾生，如父念子，無時或忘，故曰「每念」。

「離別五十餘年」者，法身流轉五道名為眾生，一念無明妄動故名離別。「未曾向人說」者，過去未向諸菩薩說此聲聞是大乘佛子，亦無如今法華會上開權顯實，與二乘人授記作佛之事。

「心懷悔恨」者，悔過去未勤教誨，致令無教逃逝，所謂：「子不教父之過」，所以心悔。子無道心，不能精進不退，而逃迷不返，所以心懷遺憾！恨即憾，佛無恨心所法故。

「自念老朽」者，化緣將盡，若此輩二乘人，大機未熟，則不得授記作佛，後來眾生，佛種有誰相續？老朽興嘆！正是為此。

佛福慧圓滿，是名「多有財物，倉庫盈溢。」雖有菩薩，未化聲聞令繼佛位，又未對眾宣告，一切眾生皆有佛性，皆當成佛，如「無有子息」。

「一旦終沒」，示入涅槃，大乘「財物」，一乘因果，少人繼承，故曰「散失」，「無所」「委」託交「付」。

因此「慇懃」，「每」常「憶」念，何時可得為二乘人，授記傳燈，為

一切眾生指示衣裡明珠呢！

「復作是念」者，既有無子之憂，便有得子之樂。憂樂均在各人一念心中，亦在佛的大慈悲心中。

所以經裡說：「一切唯心造」，「諸法唯識所變」。苟能從此了達，不動一步，即是窮子還鄉，父子相見也；亦即如父得子，委付家財也。

「坦然」者，安和自在義，有樂無憂，故曰坦然。

再說，佛念眾生，如父憶子。眾生不念佛，如子逃逝。今有可度之機，眾生皆修念佛法門，即是父子相憶，故名「得子」。

眾生修淨土法門，得出三界，能生極樂，彌陀授記，一生成佛，此即

「委付財物」。

子既無有眾苦，但受諸樂，稱佛本懷，父即「坦然快樂、無復憂慮」也。

世尊！爾時窮子，傭賃展轉，遇到父舍，住立門側。

此明子得見父原因，即領解了方便品中所說五濁，譬喻品中所說三界如火宅。由此厭苦斷集，慕滅修道，漸漸積集出世善根，故言「傭賃展轉」。

就好比土木小工，被人雇用，工資微薄，但能省吃儉用，也足以成家

立業，故曰「遇到父舍」。此喻眾生所修出世大小善業，都能扣佛慈悲，眾生有感佛之因，佛即有應眾生之緣，皆為成佛資糧，將到成佛寶所。如本經後文說：「如來室者，大慈悲心是」。只要眾生念佛修善，便是入到佛慈悲室也。

約事說，遇到父舍者，遇見佛最初於菩提場說華嚴勝會也。

「住立門側」者，二乘人執偏空理，不悟中道，有如站在門的一邊。大乘教行，能詮於理，能證於果，名之為門，也就是前說唯有一門之門。此輩二乘人雖過去已種大乘善根，但少修因，未能證果，故曰住立門側，不得進入大乘賢聖之門內也。

遙見其父，踞師子床，寶几承足，諸婆羅門，剎利居士，皆

恭敬圍繞。以真珠瓔珞，價值千萬，莊嚴其身。吏民僮僕，手執白拂，侍立左右。覆以寶帳，垂諸華旛，香水灑地，散眾名華；羅列寶物，出內取與，有如是等，種種嚴飾，威德特尊。

此明子見其父，威德莊嚴，略有七種：

(一)「踞師子床」。床即座，師子座喻佛初說華嚴之法座。

圓教勝應身佛，安處第一義空理，無通別二惑，及八魔等畏，所說是華嚴大法，能說是四無碍辯，此名踞師子床。二乘人大機雖發，距離大乘不退位（圓住別地以上）尚遠，故名遙見。又偏真慧眼，照理為遠，故稱遙見。

(二)「寶几承足」。喻貴賤承奉。又寶几者，喻一實相，足喻定慧。大乘

定慧依於實相理體，如大乘止觀法門所說：「依自性清淨心（實相體）而修止觀」。「婆羅門」，此云淨行，是高貴種姓，此喻華嚴會上等覺菩薩。「刹諦利」，此云王種，喻十聖（地）菩薩。

「居士」，在家清修之士，喻三賢（住、行、向位）菩薩，及內（十信位）外凡夫菩薩。如是上下貴賤，皆敬奉如來，皆修大乘止觀法門，而得成佛，故名「恭敬圍繞」。

（三）衆寶莊嚴身體。「真珠瓔珞」、喻梵網戒，首楞嚴定，一切種智慧，法音方便陀羅尼等，四種瓔珞也。「價值千萬」，喻四十地所修無漏功德，價值無量，以莊嚴法報身也。

(四) 臣佐奉侍。「吏民僮僕」，喻佛方便波羅蜜，內與實智同，外與機緣契，如吏民僮僕，有奉侍之職責。「手執白拂」，拂是拂塵，白拂喻無漏方便智之用。右譬空智，拂四住煩惱障。左譬假智，拂塵沙無明所知障。以此二智為方便，故言「侍立左右」。

(五) 莊嚴外界。「覆以寶帳」，四無量心為寶帳，普蔭眾生為覆。

「垂諸華幡」，華喻四攝法，幡喻六神通，以此度眾生，故名為垂。

「香水灑地」，喻圓教大乘法如香水，灑於菩薩心地，以除惑垢。亦喻定水湛然滿，灑此無垢人也。

「散眾名華」，喻教菩薩修大乘七覺意華：(1) 三聚淨戒。(2) 首楞嚴大

定。(3)中道實慧。(4)斷二諦疑。(5)行於非道通達佛道。

(6)智德圓滿了了見性。(7)斷德成就永盡無明。

(六)出內財產。「羅列寶物」，喻一心萬行之功德，一念具三千性相，應有盡有。「出內取與」，如前所釋，即喻菩薩一切自利(名內取)利他(名出與)之行也。

(七)「威德特尊」。此喻勝應身佛、有「如是等種種嚴飾」：光明無量，色像無邊，相海隨好，無窮無盡。光顏巍巍，威容顯耀，從未瞻覩、姝妙如今。此華藏世界盧舍那佛，威德特尊相也。

窮子見父，有大力勢，即懷恐怖，悔來至此。竊作是念：此或是王，或是王等，非我傭力得物之處，不如往至貧里，肆力有

地，衣食易得，若久住此，或見逼迫強使我作。作是念已，疾走而去。

「有大力勢」者，喻佛有十力四無畏，及有一切智慧神通也。

「即懷恐怖」者，非小乘機能修能證，於菩薩道，心懷恐怖。

「悔來至此」者，喻大法不契小機，故有退悔之意。

「或王或王等」，喻佛為法王，十聖菩薩即王等。又佛的法身為王，佛的報身與法身相等，名為王等。因見勝應身，誤認為法報身，故曰或王或王等。

十聖及佛地功德，皆非小乘能得，故言「非我傭力得物之處」，此喻小

機不能受大化也。「貧里」，喻但空之理，不含萬德。喻二乘之行，無化他功德。

「不如往至貧里」，此即二乘心行，只為自了為務。「地」，是依止生長聖道之處。「肆力」者，賣力也。勤苦身心，賣力修道之謂。

「衣食易得」者，衣喻行（福）行，食喻慧行，能得有餘涅槃，無漏衣食，名為「衣食易得」。二乘人本厭生死，若修大乘，必入生死，廣修萬行，經無量劫，事與心違，故言「若久住此，或見逼迫。」

我本樂小，而佛要我修大乘時，則非我所樂，故言「強使我作」。捨大取小，故名「疾走而去」。

時富長者，於師子座，見子便識，心大歡喜。即作是念：我財物庫藏，今有所付。我常思念此子，無由見之；而忽自來，甚適我願，我雖年朽，猶故貪惜。

「於師子座」，約理說，是如來法身居第一義空之座，寂而常照，故能見子。約事說，是本師勝應身，初說華嚴之法座。

「見子便識」，如來鑒機，知是往昔結緣，曾受大化之佛子也。

「心大歡喜」者，如來見諸眾生，大乘善根已發，可以捨方便而說真

實法，暢佛本懷，故大歡喜，因此佛自釋歡喜所以：

(一)「財物庫藏，今有所付。」過去此等眾生退大執小，欲付如來法財，無機不得；今日大乘機發，稱佛大慈與樂之心，可以付囑大法，續佛慧命，故言今有所付。

(二)「子忽自來，甚適我願。」眾生不念佛，如子逃逝。佛常念眾生，雖念無益，故曰「無由見之」。

今逃子還鄉，眾生念佛，即是「子忽自來」，由是從生至生，同於形影，終不違遠。所度之大機成熟、順佛本心，故言「甚適我願」而歡喜也。

(三)大悲深重，悲欣交集。「我雖年朽」者，一期所現化身，化緣盡故。此約本師從燃燈佛授記，乃至八相成道，轉法輪，今將入涅槃，所有化事將畢也。

「猶故貪惜」者，未有大機，一乘成佛之法，無可委付，將來眾生，從誰得受大法，得脫生死，得成佛身？大悲深重，愛子情深，為可度之機而貪惜也。亦為今得交付家財，可以安心入滅而歡喜也。

即遣傍人，急追將還。爾時使者，疾走往捉。

窮子驚愕，稱怨大喚，我不相犯，何為見捉。

前面已述父子相見情狀的譬喻，接著再述喚子不得的譬喻，即是領解上品勸門化之不得。

「遣傍人」者。事上說，菩薩為佛傍人，稟佛教化眾生，名之為遣。理上說，智是能遣，一乘教法，如華嚴是所遣。

又從佛出十二部經，名為遣傍人。「急追將還」者，佛悲心疾起，即刻派遣在傍的菩薩，說圓頓教法以勸門化導也。

如華嚴經中法慧菩薩說十住，功德林菩薩說十行，金剛幢菩薩說十迴向，金剛藏菩薩說十地等。欲令佛子皆入大乘，順合先所發菩提心，故曰將還。「疾走往捉」者，大乘教行，疾趣菩提；何況地上菩薩皆有神力，又得佛力加持，能令眾生疾入菩提也。

「窮子驚愕」等四句，是明勸門化之不得。此輩二乘人縱昔曾發菩提心，廢久不憶，卒聞大教，乖自己心行，故言「驚」；

教義高深莫測，故言「愕」。「稱怨大呼」者，二乘人見煩惱如怨家，視生死如牢獄，今勸其行菩薩道，不能領受，則稱怨大呼。

機教相違，小機本不求大法，故言「我不相犯」。不應以大法授我，故言「何為見捉」。

使者執之逾急，強牽將還。於時窮子，自念無罪而被囚執，此必定死，轉更惶怖，悶絕躄地。

此領解上品誠門化之不得。諸大菩薩稟承佛意，即是佛的使者。欲令眾生速出火宅，如教頭燃，故亦如佛說三界種種怖畏之事，若不即時出三界了生死，必為火焚，不容稍緩，故曰「執之逾急」。

「強牽將還」者，即喻用前述誠門，說三界苦難之因果，強牽眾生，

逃出先因遊戲來入之三界火宅，還歸無難的法性地，享受涅槃妙樂，但因眾生貪著三界，不肯出離，佛菩薩勸誡速出，即是強牽將還也。「窮子自念無罪」者，此喻二乘人情不樂大，故今不受大法，自念無所傷犯，故言無罪。

「而被囚執」者，不令小機學小，而教大法，非我小機所需，如被囚執。不知何者是火，何者為宅，但東西走戲，三界生死難出，三乘慧命難保，故曰「此必定死」。

又機小教大，必起疑謗，謗法必墮地獄，此必定死路一條也。聞大法而驚疑不安，故曰「轉更惶怖」。

小智不解大教，故曰「悶絕」。

既不能解，當然不能如法修行，故曰「躡地」。此即喻二乘人，雖得參與華嚴法會，但因法不契機，如聾如盲，不得法益也。

父遙見之，而語使言：不須此人，勿強將來，
以冷水灑面，令得醒悟，莫復與語。

前云：遙見其父。今云：父遙見之。

父子彼此遙見，此喻小機與大法，相距猶遠，故須暫息大化也。

「語使」即勅華嚴會上法身大士，暫勿以大教，化彼二乘人，故曰

「不須此人」。既缺大機，不但不能使之信受大乘，而原有大乘善根亦恐傷斷，是故不可強施大化，謂之「勿強將來」。

「以冷水灑面」者，此喻可用二乘權教，四諦灰斷理水，洒彼自求涅槃之心面。先伏十使之惑，漸離八難之苦，得生人天，此名「令得醒悟」。停授大乘，故云「莫復與語」。

所以者何？父知其子志意下劣，自知豪貴，為子所難，
審知是子，而以方便，不語他人，云是我子。

此解釋暫息大化之所以。知子莫如父，故曰「父知其子」。

如藥草品說：「唯有如來知此衆生種相體性，念何事、思何事、修何

事。云何念、思、修，以何法念、思、修，以何法得何法。

眾生住於種種之地，唯有如來實見之，明了無碍」。

「志意下劣」者，即後經文：「我等以三苦故，於生死中受諸熱惱，迷惑無知，樂著小法。」「豪貴」，即大乘因果，亦即指一心萬行之修德為豪，萬行一心之性德為貴。欲「自」了「知」是心作佛之修德，是心是佛之性德，乃「為」二乘佛「子」「所難」了解的事。

又不信父言，不信是父，所以自知為難。

「審知」此輩過去在二萬億佛所，曾發菩提心，實「是」佛「子」。

以其中途退大為小，今生值佛，佛隨順其意，聽用二乘方便法修行，

從阿含乃至般若，未嘗明告二乘作佛，亦未說其曾發大心，原為佛子也。

使者語之：我今放汝，隨意所趣。窮子歡喜，得未曾有，從地而起，往至貧里，以求衣食。

此喻息於大化。機小不堪大法，故曰「放汝」。

小機志求涅槃，故曰「所趣」。

化城稱機、無險道之難，故曰「歡喜」。

機教相合，得修正行，從生死中，發趣二乘，故曰「從地而起」。

又前聞華嚴大教，如聾盲不解，迷悶臥無明地。今聞小教，可得醒

悟，故言從地而起。但空之理，不含萬德；二乘之行，只為自了，故曰「貧里」。

於四諦中，求無漏正助道，名為「以求衣食」。

爾時長者，將欲誘引其子而設方便，密遣二人，形色憔悴，無威德者。汝可詣彼，徐語窮子，此有作處，倍與汝直。

窮子若許，將來使作。若言欲何所作，便可語之，雇汝除糞，我等二人，亦共汝作。

既息大化，不容遺棄，擬設方便，誘小入大，即是領解前述擬用三車適宜之譬，故言「將欲誘引其子而設方便」，為一說三，是設方

便。如來隱實施權，明說三，密歸一，故言「密遣」。

「二人」者，約人即聲聞、緣覺。約法即四諦、十二因緣。

又密遣菩薩、內秘菩薩行，外現聲聞身，是為密遣的二乘人也。

二乘教中，不修相好，但說苦空無我不淨等，此名「形色憔悴」。

二乘理非是究竟，此名「無威德」。又二利功德少，無福智二嚴、

三十二相，稱為「憔悴」。二利功德薄，無十力四無畏，菩薩眷屬，稱為「無威德」。再說，示現應化之聲聞，實是菩薩，外現枯木寒灰之聲聞相，名形色憔悴。內隱自在威神之力，名無威德者。

往至為「詣」，緩和為「徐」。佛遣菩薩教化二乘，身同其人其事，是

為「詣彼」。用愛語攝，是為「徐語」。

二乘學地，見修兩道，是斷惑所「作」之「處」。

「此有」者，不在餘處，就在當人現有的五陰身心處下手。修二乘無漏法得出生死，比較人天有漏法僅出三途，是為「倍與汝直」。

肯受小化、此為「若許」。教以如說修行，名為「使作」。

「雇汝除糞」者，即後云：「今日世尊，令我等思惟蠲除諸法戲論之糞」。二乘人唯欲斷集滅苦而修道，無淨佛國土，成熟眾生之心，故曰雇汝除糞。

菩薩應化聲聞，共修小法，故曰：我等二人，亦共汝作。

時二使人，即求窮子，既已得之，具陳上事。

應化聲聞，承佛教命、依教奉行，此名「即求窮子」。

既得可化之機，故曰「既已得之」。領解前述稱歎三車，得除苦集之糞，能取道滅之價，故曰「具陳上事」。

亦即以如來叮囑之言告之，代佛宣揚四諦法輪也。

爾時窮子，先取其價，尋與除糞。其父見子，愍而怪之。

先取其價，即是領解前述適其願故，爭出火宅。

二乘慕滅修道，所以先取其價，即先取滅道之價，後除苦集之糞。

又先發二乘出離心，名為取價。後方作五停心，念處觀等，伏斷見思煩惱，名為除糞。與者為也，順用佛言，故名尋與。

佛「見」二乘「子」，愍其無相好福德莊嚴，怪其無求大之心，得小失大，豈不可憐可愍？

又以他日於窗牖中，遙見子身，羸瘦憔悴，

糞土塵分土，污穢不淨。

此領解佛由照機而隱實施權之意。「他日」，指說華嚴時望鹿苑為

他日。佛知根未熟，潛施密化，息大用小，但以二乘半字教度化，故言「於窗牖中」。窗牖非正大之中門，此譬佛以權智照小機也。

見二乘子去佛知見尚遠，故曰「遙見」。

「羸瘦」，喻所修福慧少。

「憔悴」，喻所有見思重。又內怖無常故憔，外遭八苦故悴。

「糞土」，喻煩惱。「塵分土」，喻惡業。

「污穢」，喻三界五陰的苦報。合此惑感業苦三道，皆為「不淨」，是為五濁眾生相。

即脫瓔珞細軟上服嚴飾之具，更著麤弊垢膩之衣，

塵土分土身，右手執持除糞之器，狀有所畏。

此領解佛由法報身垂迹化身，應以劣應身得度者，即現劣應身而為說法也。說華嚴是舍那勝應身，相好光明，子見驚走。

今現垢穢劣應身，勝相即隱，如「脫瓔珞」等。

示現與子身同，即同事攝。又「瓔珞」，喻四十二地戒定慧等。

「柔軟上服」，喻無生忍寂滅忍。「嚴飾之具」，喻大小相海。

「更著麤弊垢膩之衣」，現丈六比丘形名麤弊，著糞掃衣名垢膩。

納妃生子，六年苦行，現有煩惱，喻為「塵土分土身」。

「右手」喻權智，「除糞之器」喻治見思煩惱法門。

自以此法斷結成佛，又以此法化人，故言「執持」。示同眾生，怖畏生死；又示成佛尚有九種餘報，故曰「狀有所畏」。九報者：(1)六年苦行(2)金鎗刺脚(3)因孫陀利死被謗(4)三月食馬麥(5)琉璃王殺釋種(6)乞食空鉢(7)旃遮女謗(8)調達推石傷趾(9)背痛。

語諸作人：汝等勤作，勿得懈怠。以方便故，得近其子。後復告言：咄！男子，汝常此作，勿復餘去，當加汝價，諸有所需盆器米麵鹽醋之屬，莫自疑難；亦有老弊使人，須者相給，好自安意，我如汝父，勿復憂慮。所以者何？我年老大，而汝少壯。汝常作時，無有欺怠瞋恨怨言，都不見汝有此諸惡，如餘作人。自今已後，如所生子，即時長者更與作字、名之為兒。

此一段經文，是領解佛說阿含方便教，亦領解上品所說，

三車救子譬喻，適子所願，諸子心各勇銳，互相推排，競共馳走，爭出火宅也。也是總喻七科道品，是古仙人道，以顯除糞之相。

(一)「語諸作人」，此喻佛告一切佛弟子，必須先有四念處觀，這是斷煩惱之利斧，即聞慧外凡位也。

(二)「汝等勤作，勿得懈怠」。此喻四正勤，能發煖位，屬內凡位，故言「得近其子。」

(三)「咄！男子，汝常此作，勿復餘去。」此喻四如意足。咄！是警覺之詞，令捨散心入靜慮。念處正勤屬智慧，故稱男子。

男人多屬外向，喻用智觀向外取境，不名為常。四如意足屬禪定，能

定不動，故名「常作」。此喻入頂位人，定慧均等，則無復昏散，所修皆成。又誠其勿學其餘外道法門，故言「勿復餘去」。

「當加汝價」者，喻常修定慧，惑業可斷，則果位自增，由有學位增進至無學位也。一切有漏、無漏、助道、正道，皆從如意觀求、欲須即得，故曰「莫自疑難」。

四禪支喻為「盆器」，二空智喻為「米麪」，四諦十六行觀喻為「鹽醋之屬」，此等為修行見道所必需，故「諸有所需」。

四如意能發有漏五通以代手足，喻為「亦有老弊使人，須者相給」。

又九想八背捨等助道法門，喻為使人，如意觀中，以此助於正道，故

曰「須者相給」。

(四)「好自安息」，此喻五根，若得五根，則安固難壞，忍位人也。

(五)「我如汝父……如所生子」。此喻具五力入世第一位，已近聖人，未得見諦仍非真子，故名如父如子。若得五力，無復退墮，故曰「勿復憂慮」。

「所以者何」？以下釋成如父如子之意。佛居道滿，故曰「我年老大」。汝居道始，未有智斷，故曰「而汝少壯」。有信力故「無欺」，有進力故「無怠」，有念力故「無瞋」，有定力故「無恨」，有慧力故「無怨」。「如餘作人者」，指一些外道盲修瞎煉之徒也。

(六)「即時長者更與作字，名之為兒」。此喻由七覺支八正道入見道位。世第一心無間證真，故言「即時」。從此轉凡成聖，故云「更與作字」，此初果聖人，從佛法中生，「名之為兒」。

爾時，窮子雖欣此遇，猶故自謂客作賤人。

由是之故，於二十年中常令除糞。過是已後，心相體信，入出無難，然其所止，猶在本處。

已證初果，便進入修道位。「雖欣此遇」者，雖斷見惑，思惑猶存；雖得入聖，仍是有學，自知不及諸大菩薩，故「自謂是客作賤人」。又自知不堪續佛慧命。紹佛家業，僅能依二乘教修行盡苦，喻為客作賤人。由於不捨小志，大機未發的緣故，所以從阿含至方等，

「二十年中」，皆依小教修行，證阿羅漢果，故名「常令除糞」。二十年者，約時間說，佛成道後，初三七日說華嚴，續於十二年中說阿含，再說方等大乘教八年。

古德有頌云：阿含十二方等八，二十二年說般若，法華涅槃共八年，華嚴最初三七日。約修行說，見諦無間道，修習解脫道，二道皆具無漏十法行。或約見道後住修道位，斷上下界諸俱生惑，五下分結，五上分結說。

「過是已後」者，指已證阿羅漢後，常親近佛，識達人空，同佛共坐解脫床，故曰「心相體信，入出無難。」

又以已得涅槃一日之價，真實不虛，入為自利，出為利他，無有疑難，故曰「入出無難」。

見思惑垢穢不淨，斷見思證真諦理，名為「除糞」。

於方等會上聞大乘法名「入」，被訶為焦芽敗種名「出」。

住生空之理，無度生之心，不怖求大果，故名「然其所止，猶在本處」。本處者，是本所求所學之處，即二乘斷證也。

世尊！爾時長者有疾，自知將死不久，語窮子言：我今多有金銀珍寶，倉庫盈溢，其中多少所應取與，汝悉知之，我心如是，當體此意。所以者何？今我與汝，便為不異，宜加用心無令漏失。

前面冷水洒面及誘引還家譬，是領解佛以小乘教化兼說權教大乘，即阿含時、方等時。

此是領解佛說般若，付以大乘真實法財。綜觀本師一代化跡，不出五味調熟，今付財密化，乃當第四。

佛初成正覺，頓說華嚴，即前述即遣傍人，急追將還，二乘非機，是故迷悶躒地，如乳味全生。佛息大化之後，於鹿野苑說三乘通行四諦法，即前述密遣二人，說除糞法，小機即信受奉行，轉凡成聖，如轉

乳為酪味也。

阿含之後，佛說方等淨名等，歎大訶小，二乘聞之而不謗大不退小。即前述入出無難，猶止本處，心得調柔，如從酪出生酥也。

佛又為諸大菩薩說摩訶般若，貫通三乘斷證功德，顯示福慧二嚴，即是此段經文，從方等出般若，如從生酥出熟酥也。

後文付囑家業譬，正領解今日法華會上，判定父子、付財授記，開佛知見，示真實相，悉以如來滅度而滅度之，從摩訶般若出法華涅槃，如從熟酥出於醍醐。四大弟子，深得佛意，領解五味一化始終，說出信解於心的窮子喻。為己則師資相契而道成，為人則代佛揚化而利生。吾人今日得聞本經，亦當效法四大弟子，為己要成就大志，為人

要弘通法華，更要教宗法華，行歸淨土，一生成辦，如天台祖師焉！
「長者有疾」者，衆生有疾，佛即有疾，佛於涅槃前示現背痛，亦可名為長者有疾。

「自知將死不久」者，佛的應化身，有機可度則應身出世住世。

所應度者皆已度訖，未度者已作得度因緣，則應身入滅。今佛化緣將畢，示滅不久，故曰將死不久。「多有金銀珍寶」至「汝悉知之」。

四大弟子已實證阿羅漢，故不疑於大乘法，則知小乘所證之空性，與大乘第一義空，本自無二無別。由此空性緣起一切有為無為功德，故曰「多有珍寶」。如中論說：「依於空義，一切法得成。」

約四教說，別教空理如金，通教空理如銀，藏教空理如珍寶，圓教則總攝藏通別教之空，亦即一切法空座，名為「倉庫」。依空所緣起諸法，無量無邊，故名「盈溢」。

「其中多少」者，佛說般若廣略二門，如大品般若為廣說，般若心經為略說，廣者名多，略者名少。「所應取與」者，自行為取、化他為與。綜合來說：金銀珍寶為性具功德，其中多少為性量，所應取與，即性空緣起之性用，了達諸法性具性量性用，是為「汝悉知之」。

「我心如是」，佛心是什麼呢？佛心與眾生心，本來同體不二，即是自性清淨心，二空真如心，但因佛有大悲大智大願，與九法界的心相心用不同，故名佛心。如本經後文云：「如來室（佛心所住處）者，一切眾

中大慈悲心是。如來座者，一切法空是。」

佛有大悲故不住涅槃，有大智故不住生死。佛既以慈悲般若為心，親證諸法畢竟空性，而不違度生本願，盡未來際，普度有情，此名「我（佛）心如是」。所以汝等佛子，要續佛慧命，承擔如來家業者，亦「當體」會「佛意」。只證生空是不夠的，要證二空真如，發起度生大願，不離悲智二嚴，如此乃可為說般若，轉教菩薩也。

又「當體此意」者，二乘人本來是用析法空，而今般若教是明體法空。二乘人本無嚴土熟生之意，今囑當體此化他功德而領受之，故曰當體此意。

「今我與汝，便為不異」者，此有四意：

一、解脫不異，三乘同坐解脫床故。此約同證人空，同了分段，同出三界，故言不異。二、證理不異。此就所證之真如理說，諸法皆如，故名不異。三、說法不異。得佛加持令說般若，與佛所說無異。

四、父子不異。就今時聞法領解，乃知父子天性，本來不異。

「宜加用心，無令漏失」者，此亦有三意：一、宜加用心，從偏空智心中，增加嚴土熟生的悲心，這樣才不會漏落於愚法定性二乘，失去成佛的大利益。二、宜加用心，求解大乘法，般若教，勿得缺漏遺忘，失而不學，三、汝加用心，善學般若，不可漏落於斷滅空，惡取空，則自誤誤人，罪過無邊。如龍樹菩薩在大智度論所說食鹽喻，捉

毒蛇喻。

爾時，窮子即受教敕，領知眾物，金銀珍寶及諸庫藏，而無希取一餐之意，然其所止故在本處，下劣之心亦未能捨。

此是領解佛說摩訶般若，令諸大阿羅漢轉教菩薩，而彼等志不希求，故立此喻。須菩提等於法華前，領解空義，守護大乘，不愚於法，但只知大乘理，而無一念發大乘心，亦「無希取」大乘法食「一餐之意」。

如本品前面序昔迷所說：「於菩薩法，遊戲神通，淨佛國土，成熟眾生，心不喜樂。」即是於佛教化菩薩無上菩提，不生一念好樂之心。善吉雖善說般若，但認為是菩薩法，自謂我無其分，即其事也。「猶止

本處」者，猶保任小乘果證。

「未捨下劣心」者，雖復恥小，未即回心向大，好比窮子雖被長者認為己子，可是仍然甘心下劣，安止於傭工的本處。

二乘人至般若時，領知大乘別教無量差別功德法門，故曰「領知眾物，金銀珍寶」。

雖已密得別益，因無心希取此功德法財，有如貯藏於倉庫之中，不得受用，故曰「及諸庫藏。」若肯希取，便是顯得，也就不是猶止本處了。

復經少時，父知子意漸以通泰，成就大志，自鄙先心。

「復經少時」者，即是般若後，至法華會中正說無量義經之時。二乘人既聞本從一心而起萬行，一法（空）而生無量法，理應萬行還入一心一法。如此思惟，「漸」漸開「通」安「泰」，由小乘心通入於大乘，故得大乘善根昔種今發，泰然向於大乘，名為「漸以通泰」。

再聞法華開權顯現，了知一切世出世善，同為一心所修菩薩行菩薩道，三乘同是一乘，無有差別，必然要趣向於成佛的寶所，名為「成就大志」。

「自鄙先心」者，自悔過去住著小乘也。如舍利弗先前所說：

我等同入法性，云何如來以乘法而見濟度，是我等咎，非世尊也。

臨欲終時，而命其子，並會親族國王大臣，剎利居士，皆悉已集。即自宣言：諸君當知，此是我子，我之所生，於某城中，捨吾逃走，矜憊辛苦五十餘年，其本字某，我名某甲，昔在本城懷憂推覓，忽於此間遇會得之，此實我子，我實其父。今我所有的一切財物，皆是子有，先所出內，是子所知。

此即領解上品等賜大車譬喻之意。

「臨欲終時」，如本經後文說：「如來不久將入涅槃」，正指說法華之時。也同遺教經所說：「所應度者皆已度訖，其未度者已作得度因緣，」化緣將畢之時也。

「而命其子」，即佛於菩薩大眾中說明：會父子，付家業。

法華會上，菩薩雲集，喻為「並會親族」。大乘諸法喻為國王，此法華經會一切佛法皆入大乘，是為會集「國王」義。序品所列舉的十八大菩薩，皆是等覺菩薩，喻為「大臣」。十地菩薩喻為「剎利」，法王種性中生故。十住十行十向三十心菩薩喻為「居士」。

「諸君當知」至「我實其父」，是結會父子。

實從我學，彼本佛子，故曰「此是我子」。彼之善根，從聞佛法音而得

生，故曰「我之所生」。我昔曾教發大心，修菩薩道，彼忽退轉，失大乘心，墮於生死，流浪五趣。故言「捨吾逃走」。

「嶠嶢辛苦五十餘年」者，謂孤苦零丁，獨往獨來，輪迴五趣，無依無靠。雖有最恩愛的夫妻，也不能作伴侶，同去受報。

縱是父子至親，也不能相代。所謂「夫妻好比同林鳥，大限到來各自飛。」真是：「奈何橋上無親人，望鄉台前欲斷魂」也。

「於某城中」者，不能指明何時何處，總指過去教化大乘之時處。

彼等忽然於中起念退大為小，各有某種因緣不同，故曰某城。

「其本字某，我名某甲」者，從大通智佛以來，彼等受生無量，名字

亦無量，不可指定何名，唯佛一一能知，故言其本字某。本師隨逐不捨，亦有無量名，唯佛自知無量應化之名，故言我名某甲。

「昔在本城，懷憂推覓」者，佛居法身地，名為本城。二萬億佛以來，常以二智，尋覓可化之機，應機施教，說小說大，種種誘導，故曰「懷憂推覓」。始於今日，感應道交；久受大化，今得成就，故曰「忽於此間遇會得之」。

「此實我子，我實其父」，此正會父子。昔曾化以大乘，故曰實是我子。父有付財之義，子有承受之職，如是乃能佛種不絕也。

如佛地論說：「法華會上，不定性根機成熟，應捨分段受變易身。」

不定性聲聞迴心向大，故言會遇得之。一切大乘法財，一心萬行萬德，及種種自利利他功德，彼皆應得，與佛無異，故曰「今我所有一切財物，皆是子有。」內字應讀納。

「先所出內」，即喻方等般若教中自利利他之行相，是汝等在會的二乘人所知悉，故曰：「是子所知」。先已領知，今但付與；所以法華但論開示悟入佛之知見，不復廣說一切行相。以上即領等賜大車意也。

世尊！是時窮子聞父此言，即大歡喜，得未曾有，而作是念：我本無心有所希求，今此寶藏自然而至。

此領解前品「各乘大車，得未曾有」，是故歡喜。「本無心求，自然而至」者，喻本無心好樂大乘，而不料大乘法即由小乘權法獲

之。又指阿含時，二乘人本心不求大乘。

至方等時，唯恥小慕大，自謂大乘絕望，又故不求。

在般若時，唯領知大乘行相功德，自謂非是己分，故又不求。

如此本無心求，而今法華會上自然獲得。獲得什麼？

一、獲知自己本從本師於無量劫前發大乘心。二、獲悉佛先教傭作，與一日之價，是大乘方便，成佛因行，三百由旬即是五百由旬的過程。三、獲領大慈悲父，先用四味調熟，最後付財，究竟一味，得無上醍醐也。四、獲父付囑家業，授記作佛，親領佛果無量功德寶藏，皆自己所有應得。

有此四得，可謂福從天降，故大歡喜，得未曾有，立知真為佛子，從佛口生也。然佛法不離因果，雖曰不求自得，其實因果必然。

何以故？因有三藏小乘斷惑證果，故聞方等大乘，能信不虛，不起疑謗。又因在般若會上領知衆物，轉教菩薩，故得心漸通泰，成就大志。尤其是因聽聞法華，開權顯實，會三歸一，開佛知見，入真實相，菩薩疑除，聲聞作佛，始能獲此四得。

如是因，如是果，決沒有天生的釋迦、自然的彌勒，坐待成佛之事也。況此輩聲聞，雖蒙佛付財授記，而圓成究竟佛果，尚在無量劫後，尚須六度齊修，萬行並集，匯萬善之因行，而成萬德之佛果也。

窮子喻立譬講完，於此吾人當生深信：

(一)彼等不求尚得；况我今日已發菩提心，上求下化，豈有不得成佛之理？(二)彼大歡喜、得未曾有；我亦應自慶善根深厚。既得聞一乘妙法，又得聞淨土法門，苟能淨土與法華兼修，則不經多劫，一生可得往生極樂，圓滿菩提，究竟成佛。這更應生歡喜心！起精進心！生難遭想！起報恩想！唯有道樣，才不辜負此次聞法因緣也。

世尊！大富長者，則是如來，我等皆似佛子，
如來常說我等為子。世尊！我等以三苦故，
於生死中受諸熱惱，迷惑無知，樂著小法。

合法之文甚略，因譬喻已詳敘領解之情，不再費辭故。

「似子」有三義：一、以大乘菩薩為真子。此輩於過去大通佛世雖發大乘心，但猶居外凡，似聖真子，故名似子。

二、以聲聞類似菩薩為真子，可是捨父逃去，有子之名，無子之實，父子相失，故名似子。

三、深體佛慈廣大，等視眾生猶似一子，故名似子。

「三苦」者，一、苦苦——即八苦中之前五苦。二、壞苦——即愛別離、求不得二苦。三、行苦——即有漏五陰苦。又欲界為苦苦，色界為壞苦，無色界為行苦。

此正合前品所說，三界無安，甚可怖畏也。由於退流三界生死，受此

三苦八苦逼迫，總名「熱惱」。因為不肯修大，愚痴名「迷」，猶豫名「惑」，不受勸誡名「無知」。但有小志，不堪大化，名為「樂著小法」。此兼合前述父子相見，喚子不得二譬。

今日世尊！令我等思惟蠲除諸法戲論之糞，我等於中勤加精進，得至涅槃一日之價，既得此已，心大歡喜，自以為足，便自謂言：於佛法中勤精進故，所得宏多。

此合前誘引還家，化以二乘的譬喻。依佛教起聞思修小乘行，斷見思惑，名「除戲論之糞」。

所得不多，只有偏空「涅槃」，名為「一日之價」。大涅槃體，三大阿僧祇劫得，三德圓滿，名無數價。

小乘涅槃，利根人六十劫即得，鈍根人有退轉故，時間不定。

唯得惑障解脫，離分段生死，不得二空法身，種智般若，未得斷智障及變異生死；與大涅槃相較量，豈非僅得一日之價。

志本樂小，能自了生死便好，得少便以「為足」；

所以聲聞自謂：於小乘法中精勤修道，即得解脫，「所得」已是「宏多」。有如小孩得一塊錢，能買幾塊糖菓吃，便謂所得宏多。

然世尊先知我等心著弊欲，樂於小法，便見縱捨，

不為分別汝等當有如來知見寶藏之分。

前面立譬中說遙見子身，今以世尊先知我心合。

前說羸瘦憔悴，今以心著弊欲合。前說即脫瓔珞，今以不為分別如來知見合。即是領解方便品所說：「鈍根樂小法，貪著於生死，眾苦所惱亂，為是說涅槃。未曾說汝等，當得成佛道，所以未曾說，說時未至故。」此領解世尊觀機施教，所以暫不分別說明我等有大乘之分。

世尊以方便力，說如來智慧，我等從佛得涅槃一日之價，以為大得，於此大乘無有志求。我等又因如來智慧，為諸菩薩開示演說，而自於此無有志願。所以者何？佛知我等心樂小法，以方便力，隨我等說，而我等不知真是佛子。

